

雜塵清音



君子玉言  
小杏

五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，全國政協會議和全國人大會議先後開幕。內地民眾對國事有一種非常可愛的熱情，其痴迷，大約世界罕有。港人的關注點則一向是「同我有什麼關係」

不過，今年的兩會，可能最為港人關注。在谷歌上搜索關鍵字「港區國安立法」，三十三秒出來二千三百八十八萬條相關資訊。這個激起千層浪的「石頭」，是全國人大將在香港就國家安全立法，對分裂國家、顛覆國家政權、組織實施恐怖活動、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這四類行為及活動制定法律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，並從國家層面在香港建立執行機制。

；有女孩也因不滿堵路被幾名示威者打倒在地；五名警察被擲磚或淋有害液體受傷……去年持續八個月的動作片恐怖片再次重演。

與此同時，沙田馬場裏，馬照跑，人們照樣喜悅或失落。

這真是一個怪誕的平行時空。去年以來，無數次目睹這樣的荒誕：銅鑼灣一片狼藉，跑馬地照常賭馬；街頭等候綠燈時，身邊就站着一群準備去參加示威的黑衣年輕人，眼神狂熱或迷茫。

哪一個是真實的香港？都是真的！我的文字不可能成為史書，只想如實記錄自己的經歷和感受，以及大時代下普通人的日常點滴，實在不願描述那些暴力場景，將這樣的文字描述放在文章當中，我是多麼不情願啊！將來回顧，這段記憶會是怎樣的不堪回首啊！但恰恰都是真的！記錄眼下落筆很痛苦，回看過往心裏很痛苦。凡世雜塵的一切不堪，不忍直視卻天天面對，觸及眉間，再上心頭，揮之不去。

品嘗冰淇淋，盒上印着的一句英文觸動內心：「Please wait till it's just right」。香港

，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，你才能just right呢？清晨坐在去往公司的班車上，時間尚早，街道寧靜。車窗外，沿途快速路兩側，斑駁的油漆抹掉了過去八個多月「黑暴」留下的政治塗鴉。但那場破壞一切的風波，每一個目睹者，都難以抹去記憶。恍然覺得眼前的安靜那麼虛幻，背後隱藏太多青面獠牙。

現實惱人，遠古清新。閉目靜聽，跟隨東坡先生穿越，「春未老，風細柳斜斜。試上超然台上看，半壕春水一城花。煙雨暗千家」「漁父漁父，江上微風細雨。青莢黃裳紫衣，紅酒白魚暮歸。歸暮，歸暮，長笛一聲何處」……瞬間心底一片山水眉清目秀。沒想到美好的心境只能寄放於千年前的田園牧歌當中。

於是近來常常讀些古詩文，不要悲苦淒涼的，不要憤世嫉俗的，不要沉重憂鬱的，不要香艷濃情的。且聽「別院深深夏席清，石榴開遍透簾明。樹蔭滿地日當午，夢覺流鶯時一聲」，且聽「澗水無聲繞竹流，竹西花草弄春柔。茅簷相對坐終日，一鳥不鳴山更幽」，且聽「窗間梅熟綠蒂，牆下筍成出林。連雨不知春

去，一晴方覺夏深」。如畫漫卷，如歌淺吟，散淡豁達，一派閒適。

於是嫌路程太短，區區十來分鐘。這十來分鐘便顯得格外珍貴，將心情於今古之間快遞。雖短暫，權可作古意南柯，免卻睜眼四顧，紛亂襲擾。竟懷念起堵車在路上的時候，那樣就可以一直合目假寐，養田園美夢。

但這境況遠遠談不上詩意生活。況且疫情未盡，騷亂難平，談詩意和遠方不免有些矯情。不過，這樣一種短暫小憩，彷彿讓心情出離身體窠殼，在漁笛漁浪間，來一段翼裝飛行。出世之瞬一觀高遠，重入凡塵便多了些豁達。山水互古，清音潤心；凡間流塵，不過爾爾。

母親節去喬哥家摘了兩枝花，東拼西湊搞了一點土栽入花盆，放在辦公室窗台上，沒想到花葉竟自己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開」了。這個世界有一些失望，也總有一些希望，點點滴滴，溫柔入懷。煩惱不可能壓抑，但我常常一個人寫着想着，就悄悄懷懷微笑起來。

縱然不可能時時春暖花開，好在我也面朝大海。

自由的註腳

從電台聽來的一個本來是很平凡的小故事，卻讓筆者深思。節目主持人講述他在香港一條大街上見到一對年輕男女吵架，他並不認識二人，估計是戀人或夫妻。二人越吵越厲害，路人側目，匆匆而過。吵架騷擾別人原就是不妥。筆者很認同。

料想不到，這種小事也有人以錄音回應。該聽眾沒有直接說主持人對那二人吵架的判斷是對是錯，但認為二人的行為有兩種可能：一是可能把大街看成是自己的家，所以無拘無束地吵架；二是可能是戲劇學院的學生在排戲。這位聽眾說話時語氣堅定，認定在大街上吵架並無不妥。主持人在節目中把該段錄音播畢，然後感謝這位聽眾的回應，也婉轉地表示他不適合作「大街吵架無所謂」的結論。作為另一聽眾的我，聽到這裏，不禁發出會心微笑。

本來是再普通不過的生活閒談，但只要被套上「追求自由」，一切擾人行為似乎變得合情合理？筆者不敢苟同。

「自由」，有政治哲學上的解釋，也有學術上的含意，有思想家更將之分出二百多種理解之多。但一個基本的意思應該是：自由是一



HK人與事  
荃葵

個人憑藉自身意志自我支配，作出行動，並為此對自身的行為負責。筆者尤其喜歡那註腳：「對自身的行為負責」。人人都愛自由，毋庸置疑。但是，香港有七百五十萬人，每個人若都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，都不理會別人的感受時，豈不大亂？這並不是自由，而是霸權。行為科學家格雷夫斯(Graves)認為，一個人的價值觀可以分多個級別，其中有「自我中心型」和「堅持己見型」，這類人信仰個人主義，難接受不同的價值觀，希望別人只接受他們的價值觀。

筆者覺得，這兩個級別的人與該聽眾何其相似。大街就是大街，怎能視為「等於自己的家」？香港地小人多，鬧市裏，即使是一條較寬闊的街道，一個人走路的步伐若稍慢，也會阻人前進。「把大街當作自己的家」？即使是在自己的家，吵架聲浪大，也會影響到鄰居，也是不容許的。說到「可能有人在排戲」，真是在街上排戲，事前也要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，否則也屬阻街。

自由可貴，但不能濫用。以「自由」之名，阻人返工、肆意破壞，相信大家過去一年並不少見。

與「何博士」交往二三事



人與事  
田炳信

何鴻燊，一代「賭王」，昨天去世。同時代的港澳超級富豪中，他得體又耀眼，曾當選「香港十大最迷人的男士」。早年我在廣州工作，因為項目原因，和「賭王」有過一些合作。其中有一個地產項目公司，就落在廣州大道旁的一棟高層建築。公司董事長是何鴻燊，副董事長是我，「賭王」的助理擔任執行董事。

喜歡被稱「何博士」

我們的第一次董事會，在香港的信德中心召開。那次，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。會前，他的助理告訴我，你見到何鴻燊，不要叫何董、何總、也不要叫「賭王」，他喜歡人家稱他何博士。我便笑稱：我也是博士，我就跟何博士說，可以叫我田博士，要麼老田也行，再麼小田也行。

何鴻燊的辦公室並不大，三面牆上陳列着大大小小的獎章、證書、獎盃，據說一千五百多個。我瀏覽得目不暇接，感覺身處一個製作標牌工廠的陳列館。辦公室裏照片不多，其中最大的一張是與鄧小平的合影，其次是和英女王的合影。合影，是一種圈子文化，是一種過往的簽收或承諾，也是一劑玄學意義上的迷幻藥。有的人，拿合影來儲存信息，有的人拿合影來感懷過去，有的拿合影來表達信息，有的人拿合影來當獸皮。

何鴻燊有句話我印象很深：私下裏說，不要賭錢的好。我持賭牌，也未賭錢。

在香港回歸祖國前期，有過一段人心惶惶的時期，不少財富擁有者對在香港的去留問題、發展問題、個人的未來問題充滿着心理波動。

鄧公說「恭喜發財」

鄧小平在一九八二年提出「一國兩制」的大膽構想。當時，這種想法震驚了世界。包括何鴻燊在內的港澳同胞備受鼓舞，但在內心還沒有更有衝擊力的認識。

回歸前，何鴻燊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。剛剛閱完兵的鄧公在會見代表時，突然叫住何鴻燊：「何先生，恭喜發財！」何鴻燊當時愣住了，真沒想到鄧小平會向他說這樣的話：恭喜發財！恭喜發財，在八十年代，是有着極為特殊的意義。

一九八四年春節前夕，《中國青年報》在報眼位置登出了「恭喜發財」，一句過年語，中國輿論、民間震動的情形不亞於一場精神地震。那是



▲港澳知名企業家何鴻燊昨日在香港逝世，享年九十八歲

資料圖片

一發升空的信號彈，那是北京厚厚的紅牆中透出的一種既清晰又含混的信息。從那開始，也許比這更早，更多的人群湧上了追利逐利的跑道，在世界商業發展史上，從來還沒有這樣一場人數密集、響動巨大的「馬拉松賽」。有人用腦，有人用汗珠，有人用口水，也有人用唾沫和墨水，為長跑的大軍提供營養補充液。

所以，聽到鄧公的一句「恭喜發財」，何鴻燊回到香港和澳門，就告訴周圍的朋友：大家都不要走了！決心十分堅定，堅信香港和澳門的未來只會好，不會壞。

讀書可以改變命運

何鴻燊辦公室裏有一副對聯，是明末顧炎武的詩。對聯為：蒼龍日暮還行雨，老樹春深更著花。字面的意思就是龍到晚上還行雨，樹到暮春還開花。寓意就是垂暮之年，疾病臥床，猶克服各種無法想像的困難，勤奮著書。

何鴻燊生於一九二一年，在香港一個大家族。伯祖父是何東爵士；祖父何福是渣甸洋行買辦、香港定例局（今立法會）議員；父親何世光是沙宣洋行買辦、香港太平紳士。屬於「含着金鑰匙」出世，住大洋房，坐大轎車，讀香港著名的皇仁書院，但是據其所說，成績一直欠佳，屬於「最差勁一班」。

然而，衣食無憂的命運，就在一九三四年的一天改變了：何鴻燊的父親炒股失利，一夜之間輸掉了全部家產，連夜逃債去了越南。當時剩下母親、姐姐和小何鴻燊，幾乎流落街頭。母親的苦難、跌落的境遇，讓十三歲的何鴻燊暗下决心：改變命運，好好讀書。很快，他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獎學金，創下了皇仁書院D

班學生（差班）取得獎學金的紀錄。中學畢業後，他又以優異成績考入了香港大學，修讀理科。大學期間，成績一直名列前茅，但是一場戰爭終止了學業。

十九歲那年，何鴻燊獨自一人帶著港幣十元到澳門謀生，走上艱苦的創業之路。何鴻燊說：要問到我成功的秘訣，有很多人說，是「一命、二運、三風水，四積陰德，五讀書」。依我看，一命，多少有影響，但不是很重要；二運，影響很少，一個成功的人的運我看百分之二都沒有；三風水，我完全不信。我覺得最重要的，就是讀書。好好讀書，讀書是最好的，如果可以，我都想再到學校讀書。所以，我常常告誡我的子女和後輩，要好好讀書，不斷為自己增值，因為財富可能不會一生跟着你，只有學問一生受用。

澳門是第二故鄉

他來澳門發展初期，澳門經濟不好，親朋好友都勸他回香港發展，但他說，澳門哺養我，澳門就是我的家。他在澳門一幹就是四十多年，從來沒有動過要離開澳門的念頭。

六十七十年代，澳門開始進行都市化建設，「澳娛」決定投入巨資支持政府在新口岸區開展大規模的基礎工程建設，把昔日的木屋、菜田、池塘等建設成了如今繁華的大道；同時，他還支持政府在台山區興建住宅大廈群，把上千個住宅單元提供給因小區重建而被搬遷的居民居住。

八十年代，何鴻燊致力支持政府進一步推行澳門都市化，在南灣湖進行龐大的填海工程，使澳門半島的面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。位於南灣湖畔的「何鴻燊博士大馬路」，一九九八年三月正式啟用，他是澳門歷史上在世時用名字命名道路的第一人。

一九八七年，何鴻燊一次性捐出一百四十七件價值連城的中國古代文物給國家。為了搶救流失海外的國寶回歸祖國，何鴻燊捐出巨資，從國際拍賣市場上購回圓明園銅鑄豬首等一批國寶捐贈給國家。為了讓年輕一代勿忘國恥，熱愛祖國，何鴻燊贊助豬首銅像連同猴首、虎首、牛首銅像，先後在北京、澳門、香港、廣州、上海等地作巡迴展覽，受到廣泛的好評。一九九八年，澳門回歸前期，何鴻燊當選了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。

關於時代，有的人是旁觀者，有的是參與者，有的是弄潮兒，有的，是創造者。一生頂戴的頭銜和扮演的角色，由「口碑」和「墓碑」這兩塊碑，來評說。

何博士，一路走好。

志野燒

在景德鎮一家店內發現一種尤為古拙的瓷器。通體不規則，瓷器的表面斑斑點點，釉上得也不均勻，紅白相間，似乎是用毛筆甩上去一樣，砂感十足，細膩毫無，我看了一眼價格不菲。問店家，方知，這種瓷名曰「志野燒」，是發軔於南宋時期的瓷器燒製方法，近些年，在日本尤為流行。

南宋時期，許多日本僧人來到中國，在中國的閩、浙、贛一帶上岸，在對中國瓷器的研究中，他們逐漸愛上了一種為「白天目」的瓷器，這種瓷，上的釉白而溫潤，大氣磅礴，富有意境，他們學習到相關技術以後，回到了日本，經過不斷試驗，在白釉的瓷上出現了許多棕色的眼睛一樣的東西，這種紅白相間，且古拙自然的瓷器，在日本，被稱之為「志野」，「志野」在日語中意為「紅白相間的釉彩」。

日本匠人喜歡在瓷器的燒製上充分保留陶泥和堆釉的天性，隨意為之，從不刻意造型，這樣燒製的瓷器，在艾土上用天然氧化鐵來繪製圖案，再裹上長石釉，經過千度以上的高溫燒製，出窯以後，就成了絲毫都不規則、件件與眾不同的志野燒。

志野燒從不追求精緻和細膩，它是讓陶泥和釉在高溫的作用下慢慢成型，通過這種燒製方式，營造一種個性獨立表達、從不隨波逐流的特性。這樣做出來的瓷器，很有



文化什錦  
李丹崖

禪意，估計是當時日本早期的陶瓷製造有很多僧人參與和傳授的緣故，以志野燒來泡茶，充分實現了禪茶一味的意境。

如果說高白泥做出來的青花瓷是瓷器中的貴族的話，那麼，志野燒就是隱居鄉野的閒散狂狷之士。精緻，是瓷器往往帶給人的常見面孔，好似西裝革履；而閒散與自然，則是瓷器穿了休閒裝。這是瓷器帶給人的兩種狀態。

在景德鎮，我問在瓷器行業做了多年的張先生：「志野燒算是大眾表達的一種瓷器嗎？」他的回答是：「小眾與大眾，全看用瓷者的心態和愛好，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，對於追求精緻的人來說，志野燒的確是小眾了些，然而，對於只喜歡志野燒的人，其餘的瓷器反倒顯得小眾。」他還告訴我，他還認識一位燒製志野燒的老爺子，喜歡以原礦釉來燒製瓷器，做出來的瓷器，既有古拙之美，又細膩如玉石，可惜的是，這種燒製方法僅有他自己會，後來，老爺子作古以後，他的兒子承襲了他做瓷的技術，只是，無論怎麼做，總是達不到父親的境界。方才慨嘆，怎麼不在父親在的時候，多向老人家討教一些技藝精髓？

很多事情都是這樣，說不定哪天，志野燒的製作技藝也會失傳，就像恐龍一樣，從這個世界中徹底湮滅。



何鴻燊生前在澳門建造龐大的博



資料圖片